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五卷

宗人府署印、內府管將軍、宿衛、中都留守，舊規皆以國戚充之，勳臣非在戚里，不得與也。今署宗人印者如故。管將軍非國戚者，自安遠侯柳景始。留守非國戚者，自都指揮孫安始。一則夤緣縉雲侯，一則夤緣汪直，皆命由中出。此亦政體一變也。京師元日後，上自朝官，下至庶人，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，謂之拜年。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，多出實心。朝官往來，則多泛愛不專。如東西長安街，朝官居住最多。至此者，不問識與不識，望門投刺，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，令人送名帖者，遇點僕應門，則皆卻而不納，或有閉門不納者。在京仕者，有每旦朝退，即結伴而往，至入更酣醉而還。三四日後，始暇拜其父母。不知此何風俗，亦不知始於何年。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。

景泰年間，吏部尚書王公文、戶部尚書陳公循，皆以少保、大學士居內閣。王之子倫、陳之子瑛，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，二公文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，欲罪之。上不罪儼，而許倫、瑛得會試。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。此亦一代異事也。其後文遇害，循謫戍，儼卒官，諡文介。

折疊扇、一名撒扇，蓋收則折疊，用則撒開。或寫作「箒」者，非是。箒，即團扇也。團扇可以遮面，故又謂之「便面」。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。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，或云始永樂中，因朝鮮國進松扇，上喜其卷舒之便，命工如式為之。南方女人皆用團扇，惟妓女用撒扇。近年良家女婦，亦有用撒扇者。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。

岳季方能畫葡萄，嘗作《畫葡萄說》。近於宣府李士常家，見其自書一通，筆畫清勁不俗。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，重自上古，神農九種，功力為最。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，皆未之考。意者初不經見，而博望、貳師之所得者，又將特異，遂附會之，此說有見。又云：「其乾隴者廉也，節堅者剛也，枝弱者謙也，葉多蔭者仁也，蔓不附者和也，實中果可啖者才也，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，屈伸以時者道也。其德之全有如此者。」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，似未穩。屈伸以時，人亦難之。蓋京師種葡萄者，冬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，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，故云。然此蓋或種於庭，或種於園，所種不多，故為之屈伸如此。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，遍地皆是，誰復屈之伸之。

「皇宋第□六飛龍，元朝降封瀛國公。元君召公尚公主，時承錫宴明光宮。酒酣伸手扒金柱，化為龍爪驚天容。元君含笑語群臣，鳳雛寧與凡禽同。侍臣獻謀將見除，公主泣淚沾酥胸。幸脫虎口走方外，易名合尊沙漠中。是時明宗在沙漠，締交合尊情頗濃。合尊之妻夜生子，明宗隔帳聞笙鏞。乞歸行宮養為嗣，皇朝崩時年甫童。元君降詔移南海，五年乃歸居九重。憶昔宋祖受周禪，仁義綽有三代風。至今兒孫主沙漠，吁嗟趙氏何其隆。」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揮。問其所從來，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，未知何人作也。後於王元直學正家，閱福建□縣誌書，始知為閩人俞應則所作。若其事，則備載錢塘瞿宗吉《歸田詩話》及袁忠徹《符台外稿》。然忠徹以此為虞伯生作，則非也，玩味詩中「至今兒孫主沙漠」之句，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。應則，其國初人歟？

本朝自己巳之變，各邊防守之寄，益周於前。如各方面有險要者，俱設鎮守太監、總兵官、巡撫都御史各一員，下人名為三堂。宣府、大同、遼東、陝西三邊鎮守、協守、分守、游擊等官，其制尤為鎮密。但近來添設尤多，姑舉北直隸言之，如薊州、永平、山海等處，密雲、口北等處，居庸關等處，各有鎮守內官；鮎魚石等營，黃崖口等營，台頭營、山海等處，永平太平寨青山營，娥眉山營，遵化灤陽等關，劉家口等處，黃花鎮，紫荊關，倒馬關，凡二□四處，各有守備內官，武官稱是。夫武官分佈要害，遇有警急，各任其責。內官之設，既非令典，今以數百里之地，其多如許。況此輩原無祿食，太平之時，日費頗豐，不免取諸所部，孰敢誰何？萬一事起不測，折衝禦侮，必賴將臣，彼亦無能為也。或犯吏議，朝廷又多原之。軍力之疲敝，軍政之不修，有由然矣。

朝廷盛禮，慶成宴其一也。而禮官多因時遷就，不愜公論，識者不能無議焉。成化間，泰和楊導叔簡為尚寶卿，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，叔簡貽書葉文莊公，有云：「慶成之宴，非所以酬講讀之勞，榮有事也；中左之序，非所以彰彈劾之能，念駿奔也。而票名之設，戾於告示，亦愚弄賢士矣。暗定之計，形於手本，豈非尊禮勢要乎？以經筵為講讀之官，則符寶所司，蓋實密務。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，以給、舍為近侍之列，則尚寶正官，實非外屬，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？不肖承之近侍廿載有餘，每以司丞列於銀台棘寺之亞，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？事有因時損益者，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；禮有緣人情起者，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為。」云云。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，亦庶幾其能行之乎。

城隍之在祀典，古無之。後世以高城深池，捍外衛內，必有神主之，始有祠事。惑於理者，衣冠而尚之，加以爵號，前代因襲，其來久矣。洪武元年，各處城隍神，皆有監察司民之封，府曰公，州曰侯，縣曰伯，且有制詞，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。三年，乃正祀典，詔天下城隍神主，止稱「某府城隍之神」、「某州城隍之神」、「某縣城隍之神」。前時爵號，一切革去。未幾，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。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，以水浸之。泥在正中壁上，卻畫雲山圖。神像在兩廊者，泥在兩廊壁上。此令一行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新。惜乎！今之有司多不達此，往往塑為衣冠之像，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。習俗之難變，愚夫之難曉，遂使《皇祖明訓》托之空言，可罪也哉！

釋迦生周昭王二□四年四月八日。中國人奉佛教者，於是日祀其神。周正建子，四月即今之二月也。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，非也。此說出隴仙，最為有見。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為佛節，賜百官吃不落莢，莫有覺其非者。

天順七年二月□二日，兵部奉特旨，遣使臣下早西洋，曰哈列地面，曰撒馬兒罕地面，曰哈失哈兒地面，曰阿速地面，曰土魯番地面，曰哈密地面，曰亂加思蘭處，各正、副使一員，皆外夷人仕中朝者，或大通事，或都督、或都指揮等官，皆有主名矣。居無幾何，寢而不行。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。此事一行，朝廷爵賞賚費，固不可言。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，亦何紀極！況異時啟釁，又未可知。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，正所謂仁人之言也。

諸司官御前承旨，皆曰阿，其聲引長。《老子》云：「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」則阿為應辭，其來遠矣。

京營之制，國初止有五軍營。五軍者，中軍、左掖、右掖、左哨、右哨也。此外有曰大營，曰圍子手，曰幼官舍人營，曰□二營，皆五軍營之支分。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，多寡不等。永樂初，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，內有坐營、管操、上直、披明甲等官。又有隨侍營，則三千營之支分也。亦有坐營官以統之。神機營，永樂中征交趾，得其神機火箭之法，因立是營，亦有中軍、左右掖、左右哨，各有坐營、把司、把牌官。又有曰五千下者，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，今所謂譚家馬者，即此。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。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。已上舊名三大營。至成化初年，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，設立團營□二，曰奮武，曰耀武，曰練武，曰顯武，曰敢勇，曰果勇，曰效勇，曰鼓勇，曰立威，曰伸威，曰揚威，曰振威，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。遇出征，即量調以行。三大營所存無幾，名曰老家兒口，備營造差撥等用。□二團營精兵，在京各衛並在外各都司所屬，及南北直隸衛所，共二□五萬，分為春、秋二班，團操聽調。此京營制度之大略也。

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，日館客作詩，有「簷前絡緯啼」之句。侯謂草蟲不可言啼，遂疏之。不知「絡緯啼」，李太白已道之矣。客終無以自明，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。成化間，有吏建言時事，禮科給事中忌之，以激勵風俗之「厲」不從「力」，參送法司問罪。不知厲本古字，《漢書》凡云風厲、勉厲，皆不從力。此吏亦不能自明，二人蓋未嘗讀《漢書》故也。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，以伎不從「女」，呼吏答之。翌旦，有不平者，令受答吏執韻書以進，乃赧顏慰遣之。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。凡遇人文字，所見未的，輒疵議之，後能無悔也乎？

青州生員古清，恃才妄作，凌虐鄉里。死葬後，人發其屍支解之，懸於林木。濬縣王都憲越之父，既葬被發，而喪其元。求之

不得，乃刻木以代而葬之。後食醬至甕底，其元在焉，王以是終身不食醬。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。

嘗聞火雞食火，犀食棘刺，野羊剖腹取脂，脂復生。又見《列子》等書，言昆吾之劍，切玉如泥，火流之布入火愈鮮，不灰之木火焚不壞。皆未之信。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，軀大於鶴，毛羽雜生，好食燃炭。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。甘肅之西有鬻羊，取脂復生。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奉事人云。然犀之食棘刺，則予所親見也。火浣布，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，不灰木譯口劉梗有束帶，以火驗之。信然。由是觀之，切玉之劍，蓋或有之，特未之見耳。

聞都御史朱公英云：「廣東海鯊變虎，近海處人多掘岸為坡，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，則襲取食之；若四足俱上坡，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。」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：「廣西蝮蛇，其大者，皮甲鱗皴，雜生苔蘚，與山石無辨。獐鹿誤從摩癢，則掉尾絞而吞之。土人取其膽，則轉腹令取，略不傷齧；後復遇人取膽，仍轉腹以癩示之。人知其然，亦不復害也。」

□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，謂之手本。御史有欠謹厚者，頗以言路自恃，署名文字寸許。一郎官厭之，貽之口占云：「諸葛大名垂宇宙，今人名大欲何如？雖於事體無妨礙，只恐文房費墨多。」諸司傳聞，以為談笑。大書之風，由是稍息。或云郎官為王兵侍偉。

閣部舊簿書，正統、景泰間會議，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、通政司之外，有閣老及掌科，無掌道官。今有□三道，而閣老不與。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。各道與議，不知始何時。景泰間，各邊鎮守、巡撫官會本奏事，及兵部覆奏，皆以總兵官為首；今皆首內臣。天順以前，公侯伯都督管營者，止稱坐營官。總兵之名，乃下人私相稱謂，移文中無之。其以總兵自稱，則近年始。及汪直用事時，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，則總兵之稱，又出自御筆矣。蓋內閣大臣，非止養望而已，廟堂謀議，非所辱也。御史職主糾察，一與會議，雖謬誤，不復可言矣。拉使與議，殆以箝其口耳。各邊總兵掛將軍印，奉制敕，得專生殺之柄，宜非他官之所當先。今朝鮮國王咨文，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。律中所謂總兵官，蓋指掛印征進者。若京師六軍，總於天子，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。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，然一成而不可變矣。

蘇州，自漢歷唐，其賦皆輕。宋元豐間，為斛者止三□四萬九千有奇。元雖互有增損，亦不相遠。至我朝，止增崇明一縣耳，其賦加至二百六□二萬五千九百三□五石。地非加辟於前，穀非倍收於昔，特以國初籍人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，及撥賜功臣，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，悉依租科稅。故官田每畝有九斗、八斗、七斗之額，吳民世受其患。洪武間，運糧不遠，故耗輕易舉。永樂中，建都北平，漕運轉輸，始倍其耗。由是民不堪命，逋負死亡者多矣。宣宗明燭是弊，詔官田減稅三分，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，事遂不行。郡守況鍾抗章上請，得遵優旨，共減稅糧七□二萬餘石。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恤惠養，二□餘年，歲豐人和，汙可小康。自後水旱相仍，無歲無之，加以運漕虧折，陪賦不訾，民復困瘁。況沿江傍湖圍分，時多積水，數年不畊不獲，而小民破家鬻子，歲償官稅者，類皆重額之田。此吳民積久之患也。

京師鉅刹，大興隆、大隆福二寺為朝廷香火院。餘有賜額者，皆中官所建，寺必有僧官主之。中官公出，必於其寺休憩。巧宦者率預結僧官，俟其出，則往見之，有所請托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，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。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，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。天順間，主之者僧官然勝，讀書解文事。時閩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，勝則往拜焉。禹錫托故不見。他日，餽茶餅，卻之；以詩投贈，又卻之。終始不與往還。禹錫可謂剛介之士，其賢於人遠矣。

湯都指揮允績，博學強記，論議英發，為詩文亦雄健有氣。然性傲妄，眼空時輩。於朝士有一日之長，輒以賢弟賢姪呼之，人多不堪。以其有時名，不較也。成化初，言者以將材薦，有「才兼文武，可當一面」之語，戲者以「湯一面」名之。陝西孤山，頗號險要，適參將員缺，兵部以允績舉充。即鎮未久，有故人來過，呼酒共飲。適報有數騎薄城下，允績語故人云：「先生姑自酌，吾往生擒其人來與觀也。」方出城未遠，有人伏溝中，一箭中咽而斃。人又名之曰「湯一箭」云。此可以為將官誇大輕率之戒。

御史職司風紀，中書舍人供奉絲綸，其任皆不薄也。名器之輕重，衣冠之榮玷，則繫其人焉。近時一進士平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，得改翰林庶吉士。萬病陰痿，吉士自譽善醫，具藥沈為洗之，因得為御史。翌聖夫人之姪季通，以門蔭官中舍。一同寮寧寧人與通友善，嘗得歸省，以篋寄通，所封鐫甚固。夫人素諳世故，命啟視之，其人固辭，夫人不許，乃強啟之。一篋有舊衣數件，其下皆書籍；一篋舊衣下皆士壑。夫人大怒曰：「他日欲誣我家耶！」命毆之，通跪請，乃令自擔其二篋去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洗鳥御史」，「挑土中書」。一時同官者氣為沮喪，其辱敗士風甚矣。

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，素與邱內翰仲深不合，邱每投間毀之。庚辰進士廣西張某，嘗短葉於邱，邱因為先容，進謁李文達，言賊至城下，葉猶詠詩不輟，且殺無辜之民為功。文達素知葉公，默識而已。蓋張某歸省時，葉嘗知其不檢，疏之，由是致怨。邱不之察也。邱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，且復護短，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，李公銜之。他日，錦衣呂指揮貴、湯都指揮允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，且云：「置之內閣，於稱生無忝。」文達無然曰：「與中笑我，乃為人閣地耶。」及大藤峽用兵，敕韓公雍書，有云「往者葉某虛張捷報，致賊猖獗。」蓋張某先入之言，至是始發也。葉公後因言官之薦，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。文達沒後，始得入禮部云。

國初，諸司皂隸主驕從而已。宣德間，始有納銀免役者。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，遂不之禁，名曰「柴薪銀」。天順以來，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，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。在京諸司，皆出畿內並山東、山西、河南州縣；南京諸司，則皆出南畿州縣。予未第時，見京官索皂銀，意頗薄之。及仕京，乃知不可無也。後官武庫，嘗以為有害於義，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。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，乃以鈔網補數，庶幾名正言順。屬草時，以此事屬兵部，折俸屬戶部，事體窒礙，不果行。

京師人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，輒謂之愛清。蓋其治此，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，壯觀門戶；甚至投人所好，而浸潤以行其私。溺於所好者不悟也。錦衣馮鎮撫瑤，中官家人也。亦頗讀書，其家玩器充聚。與之交者，以馮清士目之。成化初，為勸理鹽法差揚州，城中舊家書畫玩器，被用計括掠殆盡，濁穢甚矣。吾鄉達有為刑部郎者，素與往還，亦嘗被其所賣。馮死後，人始言之。凡居官者，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。

山西石州風俗，凡男子未娶而死，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，必求以配之。議婚定禮納幣，率如生者。葬日，亦復宴會親戚。女死，父母欲為贅婿，禮亦如之。

三代至春秋時，用兵率以車戰。秦漢而後，以騎兵為便，故兵車之制，車戰之法，今皆不傳。漢有武剛車，晉有偏箱車，然不過行載輜重，止為營衛而已。其出擊，仍以騎兵，故能制勝。唐房琯擊安祿山，用春秋車戰之法，卒以取敗。蓋春秋時，敵國皆車戰，又皆戰於平原曠野，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，故宜之。琯以車，祿山以騎，時異勢殊。故用有利鈍，非車之罪也。今中國擊胡，欲用車戰，此最不通時宜者。乃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為言，兵部重違其請，嘗令成造試之。不欲顯言其非，第云備用而已。都御史王公越，時提督京營，或問戰車之名，王云：「是名鷓鴣車。」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。李聞而恚之。

成化間，漕河築堤，一石中斷，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，長僅三寸許，手足肢體皆分明，若雕剝而成者。高郵衛某指揮得之，以獻平江伯陳公銳，銳以為珍藏焉。此等事，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。

楊文貞公在內閣時，夫人已早世，惟一婢侍巾櫛而已。一日，中宮有喜慶，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。太后聞公無命婦，令左右召其婢至，則謂命婦已退矣。太后見其貌既不揚，衣復儉陋，命妃嬪重為梳整，易內制首飾衣服而遣之。且笑云：「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。」翌旦，命所司如制封之，不為例。其眷遇之隆如此。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。導，字叔簡，能詩文，善談論，以尚寶卿升是官。

《詩》「蟋蟀在東」，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，或以為日光射雨氣而成。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，見虹則急掩蓋之，不爾則致消耗。相傳虹能食此。嘗聞廣西杜監生云：其家舍旁督井，時時出虹，叔父頗健狠，率僅偃之，深丈餘，見一肉塊，大如釜，無首尾，蠕蠕而動。欲煮之，家人不可。乃舉而投水中，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。虹蜺蟋蟀，字皆從蟲，古人製字，必有所見。又虹字，

北方人讀作岡去聲，今吳中名鞭撻痕，亦用此音，其即此字耶？

占卦者以錢代著，其來久矣。舊以無字一面為陽，有字一面為陰。至朱文公反之，以有字為面為陽，無字為背為陰。有儲冰者，以為古銅器物，款識皆在背，如鏡是已。予按：此說非也。錢之有文，為錢設也。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皆然。錢背間亦有一字者，印背有鑄造年月字，銅牌背有號數字。若鏡之為器，主照物，不重在文，豈可以此為律邪！

初過呂梁洪、沽頭閘、直沽，不知洪、沽字義。後考之，石阻河流為洪，方言也；又蜀人謂水口為洪，梓潼水與涪江，合流如箭，故有射洪縣。若沽，乃漁陽水名。今直沽雖與漁陽地相近，然注云「水出漁陽塞外，東入海。」則又非矣。所謂直沽、沽頭，蓋水道之通名，亦方言。如淩字，本兩不絕貌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，北人則不解道也。

病痔者用苦蔞菜，或鮮者，或乾者，煮湯，以熟爛為度，和湯置器中，閣一版其上，坐以薰之。候湯可下手，擦苦蔞，頻頻揉洗，湯冷即止。日洗數次。予使宣府時，會患此疾。太監弓勝授以此方，洗數日後，果見效，故記之。蔞，一作苳，北方甚多，南方亦有之。

故友支禧，字有禎，篤行之士。嘗言星辰雲物，天之章也。今衣段織雲者，庶民皆服之。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，是人食人也。有賢者在位，當禁之。言雖迂，甚有理致。